

桩桩
ZUOPIN
作品

《下》

玉台碧

玉台碧

纵江山遗恨 • 亦不忘初心

他嚣妄狂浪的背后 是宁负天下的深情
她冰雪聪明的背后 是身不由己的沦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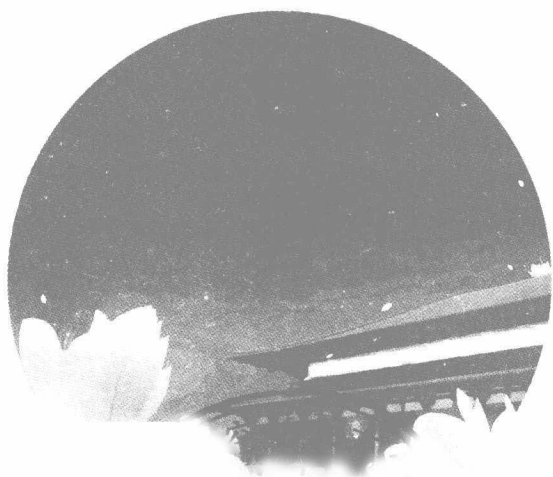
桩桩继《蔓蔓青萝》后最受读者好评的全新古言大作



团结出版社

《下》

玉



桩桩
ZUOPIN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台碧 / 桩桩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126-2671-3

I. ①玉… II. ①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3992号

书 名 玉台碧
作 者 桩 桩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赵真一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朱 殊
绘 图 朴 真
封面设计 郑力辉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39.25
字 数: 5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2671-3/I.964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录

第二十八章	流言	〇〇一
第二十九章	逃生	〇一八
第三十章	巫蛊	〇三五
第三十一章	嫁妹	〇四五
第三十二章	平叛	〇五六
第三十三章	误会	〇七一
第三十四章	行刺	〇八〇



第四十四章	产子	二〇二
第四十五章	消息	二一五
第四十六章	离府	二三二
第四十七章	元宵	二四三
第四十八章	现身	二五四
第四十九章	破城	二六七
第五十章	故人	二八四
第五十一章	团圆	二九四
尾声		三〇〇



第三十五章	挑衅	〇九四
第三十六章	王妃	一〇八
第三十七章	自戮	一一六
第三十八章	巧遇	一二〇
第三十九章	意图	一四一
第四十章	出证	一五二
第四十一章	赴险	一六七
第四十二章	恶战	一七九
第四十三章	奏折	一九〇

归燕居是两人成亲时才重新粉刷过的，糊了浅绿色的窗纱，上面一排雕花木窗开着，风和阳光暖暖地飘了进来。

杜燕绥醒了，透过薄薄的浅黄色帷帐，看到岑三娘坐在罗汉榻上做针线。

罗汉榻上的案几上摆着一只邢窑美人斛，插着大束新采摘的三色堇，淡青色的斛身衬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异常醒目。

秋天的阳光温暖柔软地落在岑三娘脸上，她绾着简单的道髻，敞口衣领间露出了修长优美的脖颈，侧身坐着，露出腰际柔美的曲线，静美如画。

他有些恍惚，手伸出去，触着帷帐上她的身影慢慢勾勒着。

薄薄的绢被他的手指一点，轻轻飘动。杜燕绥有种触不到她的心慌，握住那道帷帐用力地掀开。

绢质的帷帐无声飞扬起来，杜燕绥终于看清楚了。

她的肌肤在阳光下像越瓷般皎洁，闪耀着一层淡淡的光。她露着浅浅的笑容，手不时扬起，抽动着针线，充满了柔美的韵律。

帷帐又落了下来挡住了他的视线。

杜燕绥不耐烦地转了个身，趴在了炕沿上，从帷帐里伸出脑袋，就这样痴痴看着她。

像是感觉到他的注视，岑三娘歪过头，“睡醒了？醒了就起来洗漱吧。快午时

了，今天厨房做了炙羊肉。”

“你帮我梳头。”杜燕绥趴着不动。

岑三娘放了针线，拿了木梳、篦子走过去，伸手将帷帐挽在两侧的帐勾上，脱了鞋坐了上去。

杜燕绥坐起身，一头黑发倾泻而下。

她先用梳子简单地将头发整顺，再细细用篦子梳直。

杜燕绥突然转过身，伸手拔掉了她头上的金簪，看着她的长发散落下来，就得意地咧开一个笑容，手飞快地抄起木梳、篦子扔了出去。叮当两声，两片挽住的帷帐飘落下来，把两人同外界隔开了。

岑三娘半羞半嗔地说道：“快摆午饭了……”

杜燕绥伸手挽住了她的腰。

岑三娘看到他敞开的中衣领间的喉结明显地做出一个吞咽的动作，顿时觉得他把自己当成了盘菜，正在咽口水来着。

大中午的，若婢女们提了午饭过来催请，被看到怎么好意思？

她脑中才闪过这个念头，已被杜燕绥拉到了身下。

她条件反射般用手撑着他的胸，“要吃午饭了！别闹！”

他的呼吸几乎全扑到了她脸上，喃喃说道：“三娘，他们说媳妇才是用来填肚子的。”

岑三娘知道自己的脸很烫很烫，眼神情不自禁地躲闪着，嘴里反驳着：“那也不能随时想吃就吃……”

看着嫣红的唇肉嘟嘟的，小小的，杜燕绥吞了吞口水，眼神眯了眯，不耐地扭了扭身体，嘴唇像被火烧了似的难受，“我不管！”

他低下头，炽热的唇盖在了她嘴上。

岑三娘就闭上了眼睛。

她的睫毛像枝头抖落的雪，簌簌颤动着。杜燕绥的心怦怦跳了起来。他吻着她的唇，太小了，怎么吃都吃不够似的，他喃喃说道：“三娘，咱们好一辈子吧。”

如果这样的温暖可以持续一生，她愿意。

岑三娘窝在他怀里，脸在他胸前轻轻蹭了蹭。

从她答应留下来努力做好杜家的媳妇起，她一天比一天更依恋自己。她的脸轻轻在他胸前蹭动，像一只贪恋温暖的幼崽，他似乎能感觉到她的依恋，杜燕绥满足地笑了。

“转眼就十月了。燕婉在开国侯府住了五个月，母亲的精神越来越不济，回头我寻个机会向皇上求情，接燕婉回来。”

嗅着岑三娘发际的清香，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妹妹。有丹华和宫里的嬷嬷照顾，外加黑七时不时偷偷溜进开国侯府，开国侯想欺负燕婉也无从下手。但人在开国侯府，哪比得上自己家？母亲终于知道了燕婉的下落，日夜思念。

“嗯。我给燕婉她们每人做了两身夹袄，回头让黑七悄悄送去，别冻着妹妹了。”岑三娘喜欢杜燕绥关心燕婉。

也许是父母过世得早，她特别渴望这种亲情。嫁进杜家，她一点点从杜燕绥身上发现他的好。他没有滕王那样热烈如火的情感，像绵绵的雨，一点点浸润进了她心里。

她的脸贴在他怀里，心里默默地想，如果滕王现在问我，我一定会告诉他，是，我的心都给了你。

后宫表面平静，朝堂上高宗有条不紊地提拔着自己的亲信，老臣们和皇帝陷入了拉锯战，这场没有硝烟的夺权战渐渐从京城波及全国。老臣们拼命拉拢地方大小都督、州府官员，皇帝的夺权之路走得异常艰难。

关中地区大丰收，江南一带却出了旱灾，不少江河断流，土地颗粒无收。

与江南旱情相反，宫里传出了喜讯。

武昭仪平安顺利地生下了皇子，高宗郁结的心情顿时喜悦起来，亲自给小皇子取名弘，欲封武昭仪为一品宸妃，要为武昭仪举办华丽的册封大典，让百官同贺。

皇子弘的名字得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话的意思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要刚强勇毅。责任很重，路途又很遥远，把推行仁政当作自己的责任，死而后已。

高宗对皇子弘寄予了深厚的期望，这种希望对于东宫太子、太子母亲刘婕妤和膝下没有皇子的皇后来说，难以容忍。

“皇上！江南旱情严重，您身为天子，应与百姓同苦，焉能在此时花费重金举办封妃大典！”柳相率先反对。

官员们纷纷附和。

后宫皇后之下是四妃的建制，高宗不满意四妃的品阶，硬要封武昭仪为超一品宸妃。

对皇子寄予了厚望，再封武昭仪为超一品妃子，真当与皇后利益攸关的老臣们眼瞎了吗？老臣们拼死上谏，以江南百姓苦，皇帝也不能铺张的理由，坚决反对。

高宗再坚持，就是置百姓于不顾。他郁闷地散了朝，去了武昭仪宫中。

“皇上，你瞧弘儿多可爱。”武昭仪逗弄着儿子，温柔地叫皇帝来看。

皇子弘瞪着黑漆漆的眼睛，吐了个泡泡。

高宗被逗乐了，心里流泄出无尽的欢喜。他陪了会儿儿子，万般无奈地告诉武昭仪：“朕欲封你为一品宸妃，柳相率领朝臣说自先祖起后宫就无此品阶，坏了规矩。又拿江南大旱说事，不肯为你行册封大典。朕无力反驳，只能委屈你了。”

“皇上！”武昭仪轻轻跪在了皇帝面前，诚恳地说道，“臣妾不肯进封，请您散了这个念头吧！”

高宗伸手扶她，“朕知道，你才生了皇子，皇后膝下无子，怕她嫉恨。皇后总仗着她出身高贵，和那班托孤臣子一样，根本就不把朕放在眼里。媚娘，朕加封是为你好，也是为了你能替朕分忧。”

武昭仪扶着他的手站起来，叹了口气道：“皇上，还是等江南赈灾之后，举国祥和时再提吧，臣妾不忍叫你为难。”

高宗看着她，莞尔一笑，“媚娘，你生了弘儿，越发妩媚动人，朕有多长时间没歇在你宫里了？”

武昭仪认真地数给他听：“一百二十四天。”

“你真记得？”高宗眼睛一亮，心里的郁结散得干干净净。

封宸妃一事就此作罢。

第二天早朝之后，武昭仪把杜燕绥叫进了宫里。

“杜将军，本宫需要你去办一件事。”武昭仪目光里闪烁着冰冷的光。

“娘娘请讲。”杜燕绥平静地说道。终于等到武昭仪平安生下皇子，这个妇人

要出招了。

“宫中昭仪狐媚君王，皇子弘逆天出世，江南大旱乃是天谴。杜将军，本官要这句话传遍整座长安城。”武昭仪一字字地说道。

杜燕绥沉吟了下道：“娘娘好计策。”

武昭仪看着他，眼前的杜燕绥身上已瞧不见当年滕王身边侍卫空青的影子了。她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空青把自己从感业寺救出来，脸上还有着稚嫩的笑容，笑嘻嘻地升火给她烤衣裳，开口闭口都是王爷如何，像邻家小弟弟一般。

“杜将军，你觉得我狠心吗？弘儿才足月，我就要利用他散布谣言。”武昭仪垂下了眼眸。

“皇上为皇子取名弘，皇子福泽在后头，娘娘也是为了皇子的将来着想。娘娘的吩咐臣会去办。臣不方便停留过久，告辞。”杜燕绥温和地应道。

他行礼离开。武昭仪喃喃说道：“这不是我的计策，是他的计策，他总是教我……”

她初进宫时才十四岁，太宗得了匹狮子骢，无人能驯，当年的她心高气傲，不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她想邀宠，想和别的宫嫔不一样，于是越众而出，侃侃而谈。一句若再不服，便用匕首杀之，场中皇族大臣哗然。

太宗脸上笑着，眼里除了欣赏还藏着令她害怕的寒意，嫔妃们的嫉恨让她在宫里举步维艰。她躲在角落里哭泣的时候，年轻的滕王元婴来到了她的身边，指点她如何避开宫廷的倾轧，如何引起皇帝的注意。等她成为太宗皇帝最宠爱的才人时，却发现这并不是她想要的。

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她被皇后嫉恨打压的时候，他心软地又出现在她身边，替她谋划。只是这一次，她想要的不再是君王的心，而是不想再让人主宰命运的权势。为了她和她的皇子弘，她要扳倒皇后。

宫中昭仪狐媚君王，皇子弘逆天出世，江南大旱乃是天谴——皇帝想封武昭仪为超一品宸妃被大臣们劝谏。第二天，流言就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整座长安城，又逐渐向全国流散开来。

“姐姐，这是咱们的机会！”刘婕妤兴奋地去了皇后宫中。

皇后清丽的脸像玉雕般，没有丝毫表情。

“你看老天爷也在帮咱们！武氏这狐媚子是要受天谴的！咱们大唐百姓安居乐业，她生下儿子，江南就大旱！哼，我看这回皇上也帮不了她！”

“住口！”皇后厉声打断了刘婕好的话，眼里冒着火，“谁让你散布这些流言的？弄巧成拙！”

刘婕好吓了一跳，急声辩白道：“娘娘，臣妾没有！”

“没有？不是你还会是谁？”皇后眼里生出了疑惑。

这样的流言看似对自己有利，却触到皇帝的逆鳞。如果皇帝疑心是自己所为，更会让帝后关系降到冰点。

刘婕好只知道皇子弘在威胁着自己儿子的太子地位，管不了那么多，“这宫里头恨武氏的人多了去了。自从她进了宫，后宫妃子怕是想见皇上一面都难。娘娘，管它是谁说出去的，借势打力，叫武昭仪滚回感业寺才是正经。”

是啊，这是多么好的机会，皇后委实舍不得放弃，“你说得对。身正不怕影子斜，流言不是本宫和你传出去的，疑心本宫也没有证据。”

流言造出大好的机会，如果真能借此将武昭仪赶回感业寺，没有武昭仪庇佑，皇子弘才满月就顶着灾星之名，德行有亏，只会是深宫里默默长大的普通皇子。

几经权衡，皇后终于没能受住诱惑。

流言自长安城又传回了宫里，高宗大怒，“查！散布谣言者，一律斩首示众！”

京兆府出动衙役，抓了几个在酒肆议论流言的人，押到菜市口斩首。

然而江南的旱情越来越严重，流言屡禁不止。

老臣们终于出手了，“皇上，流言均指向武昭仪与小皇子，恳请皇上将武昭仪送回感业寺，令她修行祈福。唯此，方能平息流言！”

我就知道……就知道会是这样。什么流言？分别是借此机会要逼着自己把武昭仪送出宫去，把皇子弘扔进冷宫。只要自己软弱一点，后宫依然是皇后的后宫，前朝依然是那班老臣们的天下，自己依然是那个见着宰相就要行礼问安的后辈，几时才能成为坐拥天下的皇帝？

高宗咬着牙，驳斥着老臣们：“亏你们饱读诗书，受先帝赞誉。天干地旱，与

武昭仪有何干系？”

柳相出列奏道：“风起于青萍之末，流言不会无端而现，必有其道理。眼下江南东西两道大旱，皇上舍不得昭仪，难道就忍心看两道百姓受天灾之苦？”

高宗被堵得哑口无言，眼神在官员里一扫。

被皇帝一手提拔的官员出列奏道：“皇上，臣以为流言都是无根之木。只需及时调粮赈灾，安抚百姓，百姓有饭吃，流言不攻自破。”

宰相们也一个眼风扫过去，亲信官员们纷纷站了出来。

不等他们争辩起来，高宗厉声说道：“江南两道颗粒无收，迟一刻运粮，百姓便多饿一顿。究竟是等你们就流言议论个几天几夜事大，还是百姓吃饭事大？”

这顶帽子扣下来，百官噤声。

“令山南东西两道，淮南道紧急筹粮运往江南东西两道，不得有误！”高宗下旨运粮赈灾。

前朝争吵的时候，后宫也不平静。

早朝时分，皇后领着刘婕妤和一群嫔妃去了武昭仪宫里。

皇后傲然在主位上坐了，打量着站在下首的武昭仪，只见她脸若芙蓉，身材丰腴，肌肤像春日的梨花，娇嫩无比。难怪皇子一足月，皇上就再没去过其她嫔妃宫中。皇后看到了自己瘦得能瞧见青色筋络的手，悄悄地将手缩回了衣袖，难忍心头那股嫉妒。

“江南大旱，虽有流言说与昭仪和小皇子有关，本宫对这些怪力乱神的说话却是不信的。”

武昭仪听到这句话，不等皇后吩咐就坐了下来，“多谢皇后娘娘维护臣妾。”

“武昭仪你敢对皇后不敬？皇后面前哪有你的座位？”刘婕妤指责道。

“我位分比婕妤高，婕妤对我大呼小叫，不也对我敬？”武昭仪讥诮地把话扔了回去。

“都给本宫闭嘴！刘婕妤你退下！”皇后唯恐跑了题，让刘婕妤噤声，她继续说道，“本宫纵然不相信流言，但是皇上为江南旱情忧虑，百官在为江南旱情奔劳，后宫自然也要有所作为。既然流言牵涉到了昭仪，原本该送你去感业寺的，念在皇子年幼，本宫便令你去长春宫三清殿诵经祈福，待江南旱情缓解再接

你回来。”

皇后说完，内侍端着朱漆盘子送到了武昭仪面前，里面放着身叠得整齐的道袍。

武昭仪缓缓说道：“如果我不肯，皇后娘娘是不是要令人强行押着我去？”

皇后笑了笑说：“无人逼你，本宫只是给你讲道理。武昭仪深受皇上宠爱，难道不肯替皇上分忧吗？不过是去长春宫祈福罢了，本宫又不是逼你出家做真人，昭仪害怕回不来了吗？”

武昭仪听了哈哈大笑，起身接过了道袍，“好，我便换了这身道袍去。”

只要她进了长春宫，以祈福为名隔绝了皇帝探望，她有得是办法叫武氏永远出不来。皇后心情紧张加亢奋，手指甲深深地陷进了掌心。

武昭仪端着道袍走向了内殿，经过皇后身边，低声说道：“娘娘出宫时，守宫的禁军就通报了杜将军，相信过不了多久，他就领着皇上来救臣妾了。娘娘若是怕了，就赶紧走吧。”

以为宫里赏了两个老鱼眼珠子去侍候杜燕婉，开国侯府就拿他妹妹没办法，杜燕绥就有恃无恐了？他真敢帮武昭仪，回头定让他妹子吃尽苦头。

皇后怒目而视，“你心甘情愿进长春宫祈福，本宫又没有逼你，众姐妹皆是人证！”

武昭仪鄙夷地回头扫了眼跟着皇后来的嫔妃，转身就进了内堂。

不过片刻工夫，武昭仪便出来了，她洗尽了铅华，头发一半绾了个道髻，插了根玉笄，一半披散及腰。

“昭仪既然有心替皇上祈福……”皇后话还没说完，只见一队千牛卫鱼贯而入，皇帝匆匆地奔进宫来。

“臣妾参见皇上！”崔皇后离了座，与一众嫔妃盈盈下拜。

高宗眼里却只有武昭仪。

道袍如雪，宽大地笼在她身上，婀娜多姿，一双美目似怨非怨，似喜非喜，霎时间浮起了点点泪影，“臣妾参见皇上！”

一瞬间，高宗仿佛回到了从前。

为先帝侍疾时，他的心总随着层层帷幔间行走的曼妙身影移动。宫里从来不缺

美丽的女子，然而从来没有一个能像她，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柔媚入骨。

他很喜欢她穿着道袍的模样，看着她跪在蒲团上诵经，面容虔诚。每一次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回过头来，她的眉眼就笼着一层轻愁，似嗔着他以天子之尊与她私会，又似哀怨他不能给她一个名分。

高宗大步走过去，伸手拨了她头上的玉笄随手扔到了地上，玉笄发出断裂的脆响声。他对满殿的嫔妃连句平身都懒得说，拉着武昭仪进了内殿。

皇后又急又怒，羞愤交加，起身就要追过去，“皇上！”

一抹紫色的身影拦在了她身前，杜燕绥怜悯地望着她，“皇后请回吧！”

皇后怨毒地望着他。她不明白，自己以皇后之尊招揽他，他为什么不肯，偏偏要投靠一个出身低贱的昭仪，为什么？

“你别忘了你妹妹还在开国侯府！”皇后咬牙切齿。

杜燕绥轻笑，“试试？”

皇后被这俩字气得额头青筋直跳，扭头就走，刘婕妤等人忙不迭地追了出去。

杜燕绥冷冷地看着，火里浇了盆油，这场后宫前朝借江南大旱发动的权力之争不过只是个开始罢了。

武昭仪最终没能去长春宫祈福。

三省宰相，六部尚书们慢吞吞地执行着皇帝赈灾的旨意。

赈灾的粮在路上缓缓地走着，边走边被沿途州府长官们克扣着，还没等粮食送到地头，秋风已吹黄了落叶，冷酷的冬天来了。

江南缺粮到了啃树皮挖草根的地步，穷人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有几家大户被灾民翻墙进去抢了粮。当地州府出动府兵，抓了一批人。八百里加急奏报雪片似的送到长安，依然没能加快送粮队伍的脚步。

“江南道八百里急报！睦州女子陈硕贞自称仙姑下凡，聚众谋反，愚民奉之为神，一呼百应，现已起兵攻克睦州附近，逼近歙州、婺州！”

朝廷震惊，百官哗然。

这是高宗登基后第一次有人在国内举旗谋反。

高宗愤怒地望着议论纷纷的大臣们，“朕下令运粮赈灾，两个月了，一颗粮食都没送到灾民手中。谁能告诉朕，为什么？”

“皇上！筹粮运粮都需时日，眼下当务之急是调兵镇压叛贼！”兵部尚书出班奏道。

百官呼应。

追究责任重要不？重要。镇压叛贼更重要。高宗又气又急，心头陡然生出了一个主意，“传旨，令千牛卫将军杜燕绥领淮南道折冲府兵，令洪州，扬州刺史配合，平定叛乱。”

群臣再一次震惊。

柳相谏道：“千牛卫将军虽然能受皇令领军，但杜燕绥并无带兵打仗的经验，皇上三思！”

高宗冷笑道：“刁民不过是一盘散沙，杀鸡焉用牛刀。难道要朕遣朝中名将去对付？杜如晦行军布阵，屡受先帝推崇，柳相难道不服？杜燕绥家学渊源文武兼备，朕信之。退朝！”

高宗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他要兵权，要培养自己信得过的将领，眼下没有人比杜燕绥更合适。

高宗退了朝，将杜燕绥叫进了紫宸殿。

杜燕绥进得殿来，见里面只有胡公公一人侍立在侧，心知皇帝必有要事单独和自己说，他上前行了礼静静地等待着。

高宗将中书省递来的一摞折子看完，飞快地提笔批写转发给门下省。

如今的议政行程是中书省将需要皇帝拟诏颁旨的写成折子报上来，皇帝审阅后，觉得有必要的就转给门下省六部复议，门下省讨论通过了，再报上来，皇帝再签字就发给尚书省，由尚书省对外公开宣布了。

高宗有些无奈地想，中书省递来的这些需拟诏的折子，中间又过滤了多少没让自己知晓？三省长官抱成一团，彼此互通消息，他这个皇帝不过就是照他们的意思动动朱笔罢了，心里又有几分不痛快。

他搁了笔，胡公公赶紧端上一碗奶茶。

高帝饮了两口，又接过热汗巾擦了脸，这才离了案桌，在殿里慢慢踱起步来。

杜燕绥知道，这是高宗的习惯。皇帝喜欢踱着步思考，拿定主意后就会温和而坚定地进行。

在年轻的皇帝身边待了这么长时间，杜燕绥时不时爱把比只皇帝大两岁的滕王拿来比较。高宗性情温和，极少发怒斥责，纵对老臣再不满，面上也是温和有礼的。有时候，他甚至感觉不到皇帝的威严，觉得皇帝更像朋友。

高宗的性情具有欺骗性，他的亲和力是滕王的十倍，总能让人不知不觉地放松了警惕，和他亲近起来。然而在滕王身边待久了，杜燕绥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皇上就是皇上，绝非书院里或平日结交的朋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证明，年轻温和的高宗并不缺乏诚府和心机，不是一味对老臣们唯唯诺诺的懦弱男子。

杜燕绥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高宗踱了两圈，停了下来，“燕绥，接到旨意了？”

“是。军情紧急，臣今日就去兵部点五百亲兵出发去淮南道。”杜燕绥静静地回道。

高宗沉默了下道：“只许胜，不能败。”

行军打仗哪能保证不吃败仗？杜燕绥接旨后已经去兵部报备过了，也查了江南两道八百里快报传来的所有消息。他有八成完胜的把握，还有两成变数，一成是他不知道江南道的形势在自己赶过去之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另一成是离京之后，朝中格局会不会有突然的逆转。比如，武昭仪突然暴病身亡。比如，皇帝最终向老臣们妥协。比如，为了不让皇帝赢，江南两道的官员故意下绊子，让自己兵败，再遣自己的将领去收拾残局。

最后一点是致命的，牺牲了杜燕绥，让叛乱来得更猛烈，高宗不得不认输，让老臣们得意地收拾叛军。

他一旦败了，皇帝想收拢军权的心思落了空，还能再徐徐图之，对杜家而言却是覆顶之灾。

杜燕绥只要一想到年迈的祖母，病重的母亲，心头就发紧。开国侯会怎么待燕婉？还有三娘，她嫁给自己还不到一年。

“皇上放心，这一仗不会败。”杜燕绥说得凝重。

高宗莞尔一笑，“败了也没什么，活着回来朕不会治你死罪，最多革了将军之职罢了。一群刁民，给你练手而已。”

这就是高宗和滕王最大的不同啊。君王能这样说，做臣子的哪能不感动，情愿